

布衣文丛

鬼点子◎著

千古奇谈 上古殿堂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目 录

第十五卷 世外桃源	1
第一三二章 邪神之谷	1
第一三三章 判若两人	10
第一三四章 移形换影	16
第一三五章 异族魔咒	22
第一三六章 神秘国度	28
第一三七章 美女与兽	34
第一三八章 学做男人	40
第一三九章 英雄无悔	49
第十六卷 幻世之谷	54
第一四〇章 远走天涯	54
第一四一章 惊人陷阱	64
第一四二章 天影真身	71
第一四三章 是否成魔	79
第一四四章 难谷之中	86
第一四五章 血液密码	92
第一四六章 脱胎换骨	100
第一四七章 心痛谁知	104
第一四八章 狐姬小筑	112
第一四九章 揭露真相	116
第一五〇章 不可原谅	123
第十七卷 上古殿堂	131
第一五一章 危机四伏	131
第一五二章 神秘殿堂	139
第一五三章 人鬼对决	147
第一五四章 迷宫神兽	155
第一五五章 寻幽探秘	161
第一五六章 千古遗憾	170

第一五七章 千古之谜.....	178
后记	184

第十五卷 世外桃源

第一三二章 邪神之谷

大雪纷飞的天气往山里赶，这是住在山里人的忌讳。因为一旦遇到大雪封山，人很快就会被困在里面饿死。

一辆马车奔在森林的小道上，行了三天三夜，驾车的人正是古枫影，他依照地图上的标识，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一路上碰不到一个人影。曾经在入山时古枫影向一个砍柴的樵夫打听过，樵夫告诫他不要进山，因为山里有吃人的怪物，凡进山的人都没活着出来。古枫影不会信这些，他在进山前预备好了口粮，就这样驾驶着马车进了山。

山麓道上到处都散落着白骨，不仅有野兽的还有人的。古枫影看着地上的白骨，阴森的感觉让他放慢了脚步。夜幕降临时，马车驶进了一条小路，若非地图标识，就算是进山观光的人也绝不会走那条小径的。路越来越窄，一边靠山，一边便是万丈悬崖。大雪的天，露面有点滑，马车已到了半途，不前不后，想停下来都困难。

就在这时，听得轰隆轰隆的声音，山上发生了雪崩。古枫影赶紧使了一把劲，马车飞快地狂奔。一条蹒跚的山路一直螺旋朝下，飞驰的马车速度越来越快，车轮在摩擦下竟脱轴飞了出去。整辆马车往山崖边一歪，滚了下去。古枫影大惊失色，大叫道：“吴声！快出来！”

吴声的头刚探出车帘，马车已坠下悬崖。古枫影一把抓住吴声的手，由于惯性，他自己也滑下悬崖。古枫影紧紧地拉住吴声，吴声惊慌地大叫起来。他俩随同马车一起就这样下坠，下坠……

不知过了多久，吴声醒来，睁开眼就看到了满天的星斗。明朗的圆月下，夜空是那样地恬静。她突然想起之前发生的事，立即想起身。这一动，才发现自己被人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睡在了堆积如山的乱叶堆中。周围的狼发出了夜的吼叫，林子阴森恐怖，月光依稀地透过茂盛的树叶。偶尔能听到猫头鹰的咕咕怪叫声。偶尔还听到了一种似婴儿啼哭的声音。吴声害怕了，往古枫影的怀里缩了缩。一会过后，才意识到好像不应这样。她立即想推开古枫影，可是抬头的一刹那，古枫影的唇便靠在了她的脸颊上。她嗡的一下子人全傻了，古枫影俊

美的轮廓在月光下更具吸引人的诱惑力，那沉睡时的模样可爱得就像一只贪睡的懒猫。吴声近距离地仰视着，那紧闭的眼眸是那样温柔。脸颊上被古枫影呼出的热气碰触着，让她的心怦怦乱跳。

就这样被他抱着好吗？这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好吗？

她不断地问着自己，不舍得动一动，就这样让那只温暖的唇印在脸颊上。往昔种种回忆在脑海中浮现，古墓里古枫影第一次抱她，庙会上古枫影第二次抱她，下冥绝山时第三次抱她，街头遇袭第四次抱她，现在第五次抱她。每一次的感觉都不同。她似乎意识到往昔对这个男人的伤害太过分了，不自觉地将目光移开。晃眼间看到古枫影浑身都被擦伤，而自己却并无任何伤痕。她这才意识到刚刚摔下来时，古枫影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她做了垫背。不知不觉中，她颤抖的手触摸着那些伤口，泪光莹莹地心里骂道：“古枫影，我恨你！我恨你！”

就在这时，古枫影动了，“哎哟”的一声叫唤，转醒了过来。

吴声赶紧将眼泪吞了回去，闭上眼装着还在昏迷，靠在了古枫影的胸口上。

古枫影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刚想起身，却感触到了吴声还在自己怀里。他隐约见吴声的脸颊上湿漉漉的，便轻声问道：“吴声，你醒了吗？”

吴声一动不动，紧张的心还在乱跳。也许她根本就不想这么快醒来，也许她想多点时间再逃避一会。

不知古枫影想到什么好笑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自言自语地道：“我们两个的样子像不像私奔？”

吴声想扇古枫影一个耳光，却被古枫影抓住了手。

古枫影道：“你原来早就醒了。”

吴声挣脱手，没敢睁开眼，也许闭着眼脸就不会红了，也许闭着眼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也许闭着眼就可以缓解紧张的心情了。

古枫影松开吴声，坐了起来，揉了揉酸疼的地方，抬头看了看掉下来的高处。这里的气候与山崖上的截然不同，仿佛是两个世界。上面还是冰冷的冬天，而山坳里却像是暖和的春天。他与吴声若非穿着

厚厚的棉衣，若非掉在乱叶堆中，还真会摔得粉身碎骨。古枫影从腰上解下水袋，自讨没趣地道：“本想喂你喝水的，看来现在不必了。”自己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吴声听到喝水声，自己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古枫影看了独自偷笑，故意将水袋放在旁边，起身站了起来。吴声睁开眼看着水袋好一阵，慢慢地伸手去拿。她起身拿起水袋大口大口地喝水时，古枫影突然笑道：“我喝过的水袋你接着喝，我们算不算间接亲吻？”

吴声听了，羞红着脸，可恨自己不能打不能骂。只能用水袋扔古枫影，气得她七窍升烟。心里暗道：“怎么这人醒着时这么讨人厌。”

古枫影赶忙接住水袋道：“小心，小心！可别浪费。”

吴声把头往旁边一甩，闭上眼不再理会古疯子。

古枫影看着吴声生气的模样，哑然一笑。他心里不由暗道：“这吴声，居然还有可爱的一面。一句话就能让她脸红。”

山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在悠远的传声中诡异而苍凉。吴声一把抓住了古枫影的衣角。

古枫影道：“不用怕，只是一种山鸟的叫声。”

吴声赶紧松开了古枫影，尴尬地把头转开。“咕咕……”她捂着肚子，羞涩地低下头。

古枫影望了吴声一眼，把头转开就当什么也没听到，环顾四周道：“我去附近找一点吃的，乖乖的待在这不要走开，我很快就回来。”

吴声见古枫影远去的背影，环顾四周。她不知从何时开始也像那些胆小的女人们这样害怕黑夜，这样依赖古枫影，这样容忍。周围没有任何的人语，温暖的气温让她有点热了，便解开了穿着的厚棉衣。

丛林中，一双锐利的眼睛盯着正在脱衣的吴声……

不久，古枫影打着野味回来，发现吴声不见了，她的棉衣扔在落叶堆上。古枫影警觉地将野味一扔，大叫道：“吴声——”

山谷里忽远忽近地传来一个恐怖的笑声，那声音在空旷的山谷中产生出鬼魅般的回音，让本阴森的森林变成魔鬼的地域。

古枫影虽知世界上没有鬼怪，但是狼的月吼，人语的哀号，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暗示。古枫影立即寻声奔去，在地上发现了吴声的一只鞋。周围飘落下新鲜的叶子。他拾起树叶看了看周围，不是附近的物种。他赶紧朝前狂奔而去！

前面的路非常地险峻，周围的树木古灵精怪，鬼爪怪勾，白骨更加密集。烟雾朦胧，闪电划破夜空，漆黑的夜空被刹那间照亮。

古枫影忽然被一块石碑拦住了去路，借着闪电忽明忽暗的光影，他隐约地见到三个大字——邪神谷！

啪啪！闪电霹雳在了他身后的一棵大树，大树顿时被劈断，烧了起来，仿佛天神在向他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一阵雷鸣，闪电将一个人影投射在他的脚边。古枫影在暗夜朦胧下隐约看到前面有人形，猜测或许他就是邪神谷的谷主。

古枫影立即有礼地拱手道：“在下古枫影，请问……”闪电在空中再次划破黑暗，他仔细一瞧，吓了一跳。那不是人，而是竖立的石雕。

石雕漫山遍野，就像秦始皇的兵马俑，密密麻麻地摆开阵势。一尊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他的心在这一刻震惊了，忘记了找吴声，完全被这石雕林震撼住。这石像是同一个女子，玲珑的脸蛋，微笑的神情，长长的云鬓，柔如柳的身姿，还有可爱的酒窝。看着石雕的神情，他仿佛听到石像的笑声，闭上眼能感受到她在身边翩翩起舞。

古枫影脱口而出：“媚眉……”不知不觉地伸手想触摸消失在身边的生命。

就在这时，天际中忽然传来厉声喝道：“不许碰我的萧娘！”

古枫影惊异非常：“萧娘？”他立即睁大双眼看着这些石雕像，活生生的萧娘幻象在眼前晃过。

天际中传来诡异的笑声：“碰萧娘者，必死！”

古枫影猜不出这人是谁，但能感受到他与萧娘一定有非比寻常的关系。他拱手道：“在下……”

根本没有给古枫影任何辩解的机会，怪声的诡异笑语震得古枫影头晕目眩。古枫影看到吴声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衣服已支离破碎。

古枫影大声地叫道：“吴声——”

“哈……女人，女人。哈……”

古枫影试图接近，试图解救吴声，但是他多么努力都无法靠近，仿佛自己的行为被别人控制。自己的脚不听使唤。古枫影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个高人的手里。他不再莽撞，立即拱手道：“在下古枫影，是带朋友来找一位怪医的。请前辈高抬贵手……”

古怪的声音立即打断古枫影的话，道：“怎么？她不是你的妻子？”

“不是，不是。”古枫影赶紧解释，道：“只是普通朋友。”

“既是这样，她留下，你可以走了。”吴声尖叫起来，声音沙哑而难听。她的衣服被无形的手揭去了一件。面对古枫影，吴声羞愧难当。

古枫影心头直冒冷汗，大喝道：“住手！想打想杀冲我来，放过她！”

“她不是你的妻子，为什么我不可以碰她？”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前辈，你不怕毁了你的一世英名？”

“老夫没有英名，也不怕蒙羞。哈……，这里是邪神谷，这里只有邪神，哈……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走，她留下。”

“不！就算是死也不能丢下她。人是我带来的，一定要将她带走。”

“哈……来不及了，没有活人能离开这。老夫不可能让你把秘密带出邪神谷。”

“秘密？”古枫影向四周望了一眼，他明白了。

就在古枫影想问题时，突然有一个人影向他袭来。他赶忙出招应对，可是他的掌风却落空，打在了空气里。因为那个袭击他的人似鬼如魅，在空中唰唰唰地来去无影。每道剑气都在古枫影的身上留下伤痕，而古枫影却如同与隐身的魔鬼交锋一样，根本就看不见对方的身形。几个轮回下来，他伤痕累累地倒在地上。电闪雷鸣，烟雾朦胧，阴森的石林里似乎有鬼魅，古枫影能仿佛走进了地域的殿堂。他与被绑在石柱上的吴声泪眼相望，让他仿佛回到了与媚眉第一次相遇时的夜晚。他不断地支撑着伤痕累累的躯体，不断地告诉自己不可以输。

就在无力回天之际，神医的话突然如灵光闪过，他艰难地支起身来，吃力地道：“邪神！邪神天一郎！”

“嗯？”那个声音惊讶得停了一会，随后用低沉的声音道：“居然还有人认识老夫。哈……你就更不能离开这！”

古枫影惊愕得也愣住了，他突然知道萧娘墓室门前为何要放一具青色骷髅的真正原因了。他浑身伤痕累累已看不清吴声眼中的泪水，吃力地道：“用我的命换她的命。”

“你又不是女人，换你做什么？更何况你还有何资格与老夫谈条件？”

“有，我有萧娘！”

此言一出，那个诡异的声音突然改变了语调：“什么？再说一遍！”

“萧娘！”

“萧娘？萧娘？不许你说她的名字！”似乎惹怒了天一郎，凝结在空中不祥的杀气越来越浓。

古枫影放声大笑起来，念道：“上古洞穴千奇事，藏着天机奇谋。异族诅咒，牵动爱恨情仇。因果交织丝丝扣，缘起神奇邂逅。香尘隔世错放手，遗恨天涯不尽愁……”

听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声音忽然变得哀伤，念叨：“难相守，独醉酒，鹊桥无期恨幽幽。伤心透，咫尺天涯人消瘦。红衫袖，是否情依旧。有谁知，为萧娘，空壁留诗情不够……”凝结在空中的杀气渐渐淡去，感受到的仅仅剩下哀伤的心痛。

吴声朦胧地睁开羞愧的眼，她也记了起来，古枫影所念的诗以及提到的萧娘，来源于她与古枫影被困的那座古墓。

“你究竟是何人？怎知这首诗？”

古枫影躺在地上已没了力气，道：“这诗是一个男人写给自己心爱女人的，就刻在石门上，那个男子对着石门而坐，至死也无法见到心爱的女人。”

“不是他！”那个声音忽然大吼起来，道：“坐在那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那具无名的尸骨。躲在这有什么用，六十一年了，整整六十一年了，陪萧娘的人应该是我，是我！”

古枫影一听，不由心头一惊，心想：“果然，他就是天一郎，漠北神医说的没错，邪神天一郎还活着！”古枫影想到这，道：“我就是萧娘期盼的揭谜人，是唯一能带出萧娘墓穴秘密的人。”

“你……你进过萧娘的墓？怎么可能？没人能活着出来。”

“从入口出来当然会中毒，但墓穴还有一个出口可以看到萧娘。”

“什么？萧娘……石门怎么打开？告诉我！”声音显得有些激动。

“八月十五日子时，石门就会打开，而且正对着石棺的顶头会有月光照在萧娘的身上。”

“八月十五日子时？是啊，萧娘最喜欢月色。你见到她了？”

“是的，见到了。”

“她……”那个声音颤抖起来，显得特别地激动。“她怎么样了？”

“她……”古枫影不敢说已经化作了尘土，因为这一句话出口的后果一定会不堪设想。古枫影只说：“她……她面带微笑，身上没有金银装饰，却有月的光辉。她穿着一件新娘的彩衣，披散着头发，安静地睡在那。不需要任何的装饰，她很美，没人能与她相比……”古枫影故意将惨白的情节描绘成多彩的剧情，为的就是稳住天一郎的情绪。然而，吴声却在那儿咬牙切齿，没想到当时生死一线，古枫影居然还会那么注意一个死人。见古枫影尽情地描述，自我陶醉的样儿，吴声恨当初跃上去时不应只打他一掌，而是一剑穿心，让他去陪新娘死人。

古枫影描述完毕之后仍然无法看到天一郎现身。

只是听到了一个撕心裂肺的呼喊：“萧娘——”对着朗朗青天，对着万里群山。一个没有真正爱过的人是无法呼喊出这样的声音的。

古枫影也曾这样呼喊，他站在落日崖的崖边，对着茫茫的云雾，对着摸不着看不见的另一个世界呼喊，呼喊心中那个名字。他此时

仰望青天一片，望着望着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身上的金属古镜掉了地。

也许这是梦境，也许是心指引的深处，深处……

那是一个充满着迷幻色彩的空间。有着碧蓝的青天，有着记忆深处的遍野向日葵，还有着水晶之路。柔和的阳光将水晶之路映射出绚烂的光彩，美得无缺，让人流连忘返。在花的海洋里，在水晶之路上，美得让人都开始怀疑它的真实。明知是虚幻却还是依旧不愿醒来，现实中需要面对苦恼，虚幻中让人心情轻松，没有负担，没有压抑。

突然间天地瞬变，仿佛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漆黑、压抑、恐惧：“这是什么地方？这儿怎么这么熟悉？”四周的墙壁上渐渐地出现了熟悉的壁画，周身出现了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天际星空图，迷幻的星空没有让他有丝毫的轻松，反而让他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他想了起来，这里是萧娘的地下墓穴，曾在这与死神搏斗，曾在这进行着黑暗挣扎。希望到绝望的感受不想再重复第二次。因为经历死亡的挣扎，面对黑暗的绝望，那是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心理折磨。

古枫影向前奔跑，在古墓的墓道中奔跑，只有他知道墓穴的尽头有一个神秘的出口。他跑啊，跑啊，来到了石碑的前面，石碑上的铭文他记得，是“生命的价值在于珍惜”。可是当古枫影走到石碑前时，奇怪的是石碑上的铭文全变了。上面渐渐被鲜血覆盖，铭文在鲜血的映衬下变成“最后的背叛”。这话让古枫影想起在落日崖对媚眉的背叛，他心慌又心痛。

转身时看到了石门外的骷髅，这具骷髅不是青色的，而是白色的。他依旧坐在墓室的前面，但是在骷髅人的旁边却多了一条狗的白骨。骷髅的对面石壁上的诗依稀能辨：“挂绝壁枯松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已难忘醉态含羞，那颗心不再如止水。斗不过魔鬼意念，泛涟漪串相思成醉。”

古枫影念完诗之后大惊失色，不断地说：“这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醒来！醒来——”石门上清楚的字迹让他感受不到是在虚假的梦境里。他张开眼的瞬间，已穿越石壁，进入主墓室。

自从他从萧娘的墓穴出来之后就经常做这个梦，可没有任何一次会像这次来得真实，来得清晰。他明知是不可能的虚幻，还是会害怕。因为他看到在主墓室中的不是萧娘，而是媚眉。在石棺中，媚眉静静地躺在里面，穿的就是那天坠崖时的衣服。胸口殷红的血就是那天陈傲峰刺的伤口。“媚眉！”古枫影大叫起来。

媚眉的脸上有着无限的遗憾，似乎脸颊上未干的泪痕都很清晰。

古枫影忽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有一个秘密他一直都没有注意，媚眉的个头没有萧娘的高，脸比萧娘的圆，年纪比萧娘的小，但是她们脸上的酒窝一模一样，她们的嘴巴一模一样，她们的神韵一模一样，她们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不同年纪阶段。“不——！这不是真的！萧娘的影子在作怪，一定是萧娘的影子在作怪！不——！媚眉不可能与萧娘有任何的关系。回到现实！醒过来！醒过来！”古枫影冲着石棺中的媚眉大吼着，石壁上的诗，石壁前的白骨，白骨旁的剑、狗的骨头，还有白骨手里的五彩铃铛，这一切的一切都太真实。古枫影发了疯一样地将媚眉从石棺中抱起来，叫道：“醒过来，醒过来……别用这样的法子来惩罚我。求求你醒过来，无论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都是你引我来到这里，为何不理睬我，让我感受没有你在身边的痛楚。媚眉，你给我醒过来，无论要面对怎样的现实，大哥哥愿意陪你一起面对。媚眉，别扔我独自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你可以学着停止呼吸，停止思念，停止欲望，停止痛苦；可你这样做却加剧我的呼吸，加剧了我的思念，加剧我的欲望，加剧我的痛苦。醒过来——”他紧紧地抱住媚眉，喉咙哽塞了，鼻子酸痛得让他无法抑制住眼泪。心，痛得无法呼吸。夜，冷得无法聆听。最残酷的惩罚就是咫尺天涯。

“放手啊！放手啊！”一个熟悉而甜美的声音在古枫影的耳边回响着，古枫影不会忘记，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声音，那就是无声琴仙。

古枫影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居然紧紧抱住的人真的是吴声，他赶紧松开手，道：“对……对不起，怎么……是你！”

第一三三章 判若两人

“你做噩梦了吧！”一声温柔而清脆的声音问道。

古枫影猛地坐起身来，他还留在梦境的痛苦边沿，看到会说话的吴声，他喘着粗气。

“我这是在哪？”

“你不记得了吗？这儿是邪神谷。”

“你是谁？”古枫影望着吴声问道。

“我是一直想杀你的人。”

“哦。这儿的无声琴仙温柔可爱，声音甜美。你不知道，在现实中也有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不过她是个哑巴，人没你好，脾气臭得没话说。”

“啪！”一个耳光的声音。

“为什么打我？”

“你知道痛吗？”

“知道，当然知道。我是人，又不是石头。”

“那就够了。我就是那个脾气臭得没话说的无声琴仙。哼！”吴声把头一甩。

古枫影摸着被打的脸，自言自语得道：“我该知道，能打我这么痛的人也只有你。可是你……”

“在你昏迷时，是邪神天一郎救了我。”

“我昏迷了？多久？”

“三天。”

古枫影躺在原来倒下去的地方，身上扎满了绷带。他想要站起来，却用劲过度：“哇！好痛！”

“当然会知道痛，不痛你就死了。”

吴声与古枫影彼此对着，古枫影发现吴声的脸上没有了愁容，紧锁的眉头也已松开，脸红润着，红唇有了色泽。吴声望着曾经千方百计想杀的对象，就是这个人不止一次地救过她的命。在墓穴里，是古枫影的风趣让吴声不再害怕黑暗的可怕；在金丝雀的手里，是古枫影

设计轻而易举地救走了她，让她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丢丑；在邪神的面前，是古枫影拼死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她存活的机会。种种……

吴声道：“还是要对你说三个字，虽然并不想说。”

“不用说，我知道。”古枫影有些难为情。

“不，我要说。”

“还是别说。”

“我吴声可是鼓足了勇气才决定的，你应该感到荣幸。别人我才不屑一顾呢。”

“我不要荣幸。”古枫影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谢谢你。”

“不用。你……既然要说，也许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你说吧。”

“我说过了。”

古枫影见吴声那双大眼睛正望着自己，自己不得不为自己的乱想而赶紧画上句号。

“别想占我的便宜，你可是第一个让我说这三个字的人。”

“怎么是这三个字？”

“你以为是哪三个字？”

“哈……”古枫影除了傻笑之外，他想不出别的法子搪塞过去。

吴声莫名其妙地望着古枫影，古枫影越是傻笑她就越是觉得奇怪。自言自语地道：“另外的三个字？”想着想着，她的眼睛不由一亮，脸颊绯红起来。“古枫影，我就该在你昏迷的时候一剑杀了你！哼！”用力地踢了他一脚，转身就跑向了石雕林的深处。

古枫影一声惨叫，吴声的那一脚正好踢在了他的伤口上，他不杀猪一样地惨叫才怪呢。

吴声不由停下了脚步，心想：“装傻就好了，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讨厌！讨厌！”想回去看他，却又赌气道：“活该，他就该踢，痛死是他的事。”继续往前跑。

古枫影痛得整条腿都麻木了，看着吴声的背影不由笑了起来，心想：“好起来就好，这样我就不会感到愧疚了。就可以完全放心将她

完好无缺地交给吴二爷了。如果她往后与罗絮一样开朗，一样对生活充满热情，我就再无任何的牵挂，可以放心地随媚眉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他揉着麻木的腿，好了一会儿才能走。

他围绕着一尊尊形态各异的萧娘石像转来转去，想着梦境里的事，不寒而栗。站在面前的石雕仿佛就是站在自己梦境中的媚眉，他想伸手去触摸，赶紧收回了手。邪神天一郎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男人去碰触萧娘的。虽然萧娘与媚眉十分相像，但古枫影心里清楚，这不是媚眉，无法让任何人代替。

他往深处走，看到前面有一间小茅屋，与普通的小屋没什么两样。谁会相信一个让江湖感到无限杀机的绝顶高人会住在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山野茅屋里。

吴声在茅屋前忙着。古枫影一拐一瘸地走上前，道：“你在做什么？”

“你不饿么？”

“哈……不说则已，一说就不行了。”

“没看到我在做饭？”

“你会做饭？”

“很奇怪么？”

“当然！你杀人我信，你做饭我不信。”

“我已很久没杀人了。”

“对不起，我不该提起。”

“没关系。”

古枫影惊讶异常，抓了抓头，左右上下前后围着吴声打转。

“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我？”

“你……你是吴声吗？”

“为什么这样问？”

“吴声只会杀人不会做饭！”

“滚一边去！”一瓢淘米水将古枫影泼成一只落汤鸡。“别在这里像苍蝇一样嗡嗡叫，讨厌！”

古枫影从嘴里喷出淘米水来，道：“我确定，你就是吴声。好吧，我不妨碍你。待会就能尝到你做饭的手艺了，好期待。”

“谁说这饭菜是做给你吃的。”

“不是我还有谁？”

“邪神天一郎！”

“你不做饭给我吃为什么要问我饿不饿？”

“是让你闻不是让你尝。如果你的鼻子可以吃，那当然可以。但用嘴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嘴臭！”吴声用力地在他的耳边大声吼叫，古枫影的耳朵差点儿聋了。

远处站着一个人长白发老人，他一直注视着古枫影。他看着手中的金属古镜，喃喃地道：“萧娘，你想让这人告诉我什么？为何揭谜人的身上会有这个。当年鬼点子说过，当我再次见到古镜时就可知女儿的下落。我们的女儿长得像谁？萧娘，那个年轻人是古枫影，是你派他来的吗？如果他能通过我的考验，我才相信。当年如果我再霸道一点，你就不会离开我跟女儿。女儿，你在哪？阿爹想你！你会像你娘一样美丽吗？阿爹还要等多久才能看到你？天影……”

古枫影回身之际，目光掠过石雕林，看到一个人影一闪就消失了。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小茅屋，问道：“你见过邪神天一郎？”

“没有。”吴声回答道。

“既然没有，他怎么给你医治的？”

“在我的后面，我后面又没有长眼睛。”

“他倒会关心女人，把我被丢置在露天。”

古枫影走到凳子边坐了下来，心想：“她真的是吴声？一会儿温柔，一会儿蛮横，一会儿可爱，一会儿无情。吴声变了还是我变了？”目光一直就这么注视着，吴声时不时地甩着长发，有意无意地放电，差点把古枫影“吓”（是吓而非电）死。古枫影望着吴声一个劲地摇头，不断地重复道：“疯了，疯了，疯了……”

到底谁疯了？一个被人总称作疯子的疯子，说别人是疯子，谁会相信疯子指责的另一个是真正的疯子。

古枫影对反常的吴声甚为担忧，不知天一郎对她做了什么。他来到石林，环顾四周，根本无法寻到天一郎的身影。天一郎将自己的小屋让了出来，自己却躲着不见人，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虽然古枫影在石雕林里无法感到自己之外的呼吸以及心跳声，但能确定，天一郎一定就在附近。该用什么法子将天一郎引出来？古枫影对着身边的一尊石雕道：“萧娘……”伸手去触摸石雕。

突然一个声音厉声道：“找死！”

古枫影立即收回手，将双手背在身后笑道：“谷主终于露面了。”回头瞧去却没看到人影。

“老夫就在你的后面。”

“对，我能感觉到。”

“为何不再回头？”

“傻瓜才会回头。我知道，一回头你就会消失不见，然后又像鬼一样地出现在我的后面。”古枫影打趣道。

天一郎微微一笑道：“不聪明的人是绝不会从她设计的墓穴中活着出来的。”

“谷主指的是鬼点子？”

“世上没人会像鬼点子一样设计出具有哲理的机关。如果不是她本人，没有人会懂得攻心与算计相结合的完美预言。”

“不错，鬼点子的机关我是领教过的。”

天一郎笑了起来，道：“萧娘有事想告诉我，却不能说。她请鬼点子帮这个忙，让另一个人传达她的意思。”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秘密让萧娘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好了，搞得那么神秘干什么。”

“不是绕大圈子，而是保密。萧娘就是为了守住这个该死的秘密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你也不知道吗？”